

李學海

從「美國夢」到「中華情」

曾幾何時，誘人的「美國夢」激勵着世界各地的青年奔赴美國，廣東仔李學海亦是其中一員。如今，當年那個香港製衣廠的打工仔早已躋身美國商界精英，成為叱咤風雲的「貨倉大王」。成功後的李學海卻時刻不忘祖國，以他對天津的傑出貢獻當上了天津市政協委員。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李欣



中國僑商會訪津期間，李學海為僑商代表介紹天津佛羅倫薩小鎮情況。

1970年，20歲出頭的李學海隻身一人從廣東來到香港。他深知，如果沒有知識，只能打一輩子工。所以，他白天在製衣廠做車衣工，晚上堅持到香港機械學校，即現在的香港理工學院讀夜大學。6年後，李學海移民美國。

從「香港夢」到「美國夢」

初到美國時，他和所有的新移民一樣，人地生疏，語言不通，幾乎一無所有。李學海又開始重複在香港的生活，白天在製衣廠做車衣工，晚上到學校裡學習語言和服裝設計。他說，自己最初的「美國夢」就是當一家服裝公司的老闆。

到美國的第五年，李學海用打工的全部積蓄創辦了自

己的服裝公司，開始了創業歷程。「那時候，中國剛剛改革開放，老外在中國開發區開工廠，下訂單，生產服裝出口。我們公司就做服裝進口。不久我就發現，這麼多貨來到美國，需要倉儲配送服務。」李學海說，「那時候還沒有『物流』的概念，只有倉儲配送。」

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越來越多的貨物需要出口，倉儲配送服務的市場需求也越來越大。李學海說：「越來越多的訂單要我做，我只好不停地買貨倉，於是越買越多。」

目前，他任董事長的威特集團在美國擁有房地產超過300萬平方呎，包括十幾座倉儲物流中心 and 位於紐約曼哈頓中心地帶的威特大廈等，價值數億美元，是美國最大的倉儲物流提供商之一，在美國擁有一支超過1,000名員工的專業團隊，每年為500多個客戶配送零售價值超過50億美元的商品。李學海笑稱：「不是我自己想做房地產，而是因為生意的需要。」

時刻關注着祖國

實現「美國夢」的李學海卻時刻關注着祖國。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他就中國各地投資興辦了多家服裝加工企業，產品銷往美國、加拿大、歐洲各地。目前，他的公司每月從中國出口服裝量達900萬件，成為中國服裝出口的最大代理商之一。同時，作為僑商代表，他熱心僑界的公益活動，為中美企業家之間的聯絡溝通搭建友誼之橋。

作為愛國華僑，李學海亦十分熱心中國內地的慈善公益事業。無論是地震還是非典，捐助名單上總能出現他的名字。今年7月，他向天津市武清區慈善協會兒童福利院及兒童康復中心捐款100萬元人民幣，用以改善孤

兒和殘疾兒童的教育、醫療康復條件。

把「佛羅倫薩」搬到天津

「天津的投資環境非常好，無論是城市的規劃、道路，還是政府的服務和效率，以及環境地點的優勢，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這為我們海外華僑回國投資提供了很好的條件。」作為天津市政協委員，李學海希望盡自己的努力，在天津冀協同發展的國家戰略背景下，把天津武清區這個交接點，打造成一個現代化、國際化的新城，為經濟轉型升級作一些貢獻。

目前美國威特集團與香港、美國、意大利投資方合作，在中國共同投資超過180億元人民幣。其中包括2011年在津開業的佛羅倫薩小鎮。該項目總投資20億元，是中國首座純意大利風格的奧特萊斯購物小鎮。李學海透露，去年佛羅倫薩小鎮營業額超過18億元人民幣，今年將突破20億，預計明年還會有30%以上的增長。

譴責「佔中」者：用錯了方式

李學海是美國百人會大中華區共同主席之一，也是香港僑界社團聯合會的榮譽會長。「我自己都不知道一年中在哪裡的時間會比較多，哪裡有會議或者有生意我就飛到哪裡，整天在飛機上。」

當年在海外奔走的李學海，在通過報紙了解到香港發生的「佔中」事件後，對那些懷有特殊目的的外國組織煽動學生做出不利於香港社會的行為表示譴責，「在美國，通過遊行來表達想法很正常，但需要一種合法合理的途徑，不可以影響道路交通，觸犯法律。香港學生用錯了方式。」



李學海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今年6月，國僑辦主任袁媛平（中）與美國百人會會長關德銓（右二）、大中華區共同主席李學海（左二）等人合影留念。

周明：雙重身份助脫貧



貴州省政協委員周明。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徐悅）「我的雙重身份是一個很好的互補，對於扮演好兩個角色都大有好處。」貴州省政協委員周明在接受本刊專訪時這樣說道。而他的另一個身份則是畢節市七星關

區阿市苗族彝族自治鄉鄉長。多年來，他結合自身經驗，調整產業結構，努力帶領鄉民脫貧。

瞄準中藥材種植

阿市鄉位於赤水河上游流域，是七星關區較為偏遠的一個鄉鎮。2010年，全鄉人均年收入僅2,800元。產業結構單一，傳統農業收益小，是致貧的主要原因。

2010年3月，周明任阿市鄉鄉長，此前，他已在其他幾個鄉鎮擔任過副鄉鎮長等職務，擁有十二年基層工作經驗。來到阿市鄉後，周明清楚地知道，要想脫貧，首先要明確產業結構的定位。「阿市有一些礦產資源，但地處赤水河上游，發展工業是不現實的。」周明說，但阿市鄉是七星關區森林覆蓋率最高的地方，且氣候溫和、雨量充沛，有數百種野生中藥草。此前也有村民零星地種植，雖長勢很好，但不成規模。

瞄準了中藥材種植這個產業後，阿市鄉成立了7家農村專業合作社，採取「公司+

合作社+農戶+基地」的模式，流轉土地達15,000畝以上。2013年，靠主要種植續斷、苦參、黨參三個中藥品種，阿市鄉人均年收入增至4,900元。

冀重塑苦參品牌

「通過這幾年的種植，我們發現苦參是最適宜阿市鄉氣候、土壤環境的。雖然價格低於續斷和黨參，但市場穩定、波動比較小，便於農戶掌握。苦參有清熱燥濕等功效，在市場上也很受歡迎。」周明介紹，到明年秋天，阿市鄉苦參的種植面積將達到2萬畝。而周明更大的「野心」是，聯合周邊鄉鎮，將苦參種植到4萬畝以上，成為區域性的苦參產供銷基地。「苦參本來就是七星關區的一個品牌，後來衰落了，但種植苦參的環境還在，我希望能抓住市場，重塑七星關區的苦參品牌。」周明略為激動地說。

發展產業是為了帶領鄉民脫貧致富，如今百姓的收入有所改善，但周明認為還遠遠不夠，「經過在合作社入股和打工，農民掌握了種植技術，培養起市場的理念。條件成熟的時候，我希望土地能夠回到農民手中，在政府的適度引導下，以家庭的模式種植，共同承擔風險，這樣農民才能獲得更高的收益。」



阿市鄉農民在種植中藥材。

提案倡扶貧「自下而上」

「因為常年在基層工作，接觸了大量的扶貧工作，我發現，一些扶貧項目並沒有扶到點上。」周明說，在提交相關提案的同時，他也在省政協提案辦理協商座談會上提出自己的意見，得到政協主席王富玉的肯定，並鼓勵他多講真話。

周明指出，目前的扶貧工作機制是自上而下的，存在一定的指令性，一定程度上

忽視了困難群眾自身的意願，結果造成了扶貧資金的浪費。

因此，他建議，扶貧工作應建立起自下而上的機制，而非自上而下。應該根據大多數貧困群眾意願，由下而上報項目，再從上到下安排項目或資金，讓民眾從「要我做」到「我要做」，而上級扶貧部門則負責監督。

人民政協的「前世今生」

和平在「邊談邊打」中止步

宿正伯



張家口城門舊照。



1946年是邊談邊打的一年。圖為國民黨的裝甲部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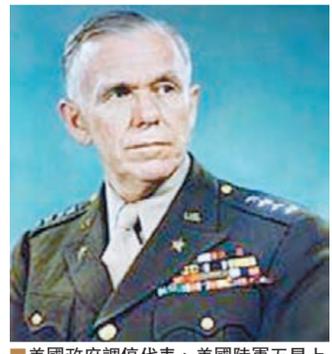
1946年，是邊談邊打的一年。許多本該在政治協商會議上徹底明確或徹底解決的問題，因為種種原因而未能解決，不僅導致會後談判步履維艱，而且直接影響到會後的軍事調處問題。以解放區問題為例，在討論施政綱領時，國民黨代表未將此問題列入議題，最後只作為附記提出解放區地方政府暫時保持現狀。並且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雷震在向蔣介石提交施政綱領決議案時，還將此條目疏漏。這些細節，使得會後解放區問題在打打停停中始終找不到國共雙方都能接受的合理路徑。

9月30日，政府軍悍然攻打中共最重要的城市據點張家口。中共致函美國政府調停代表馬歇爾，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對張家口及其周圍的一切軍事行動，中共不能不認為政府業已公然宣告和談全面破裂，並已最後放棄政治解決之方針，其因此造成一切嚴重後果，當然均由政府方面負責。馬歇爾居間調停未果。10月10日，政府軍佔領張家口，同

日攻佔中共在熱河的最後一個據點赤峰。國共軍事衝突瀕臨失控。在政治、軍事多重因素的推動下，歷史迅速向內戰演變。

當然，從政治協商會議閉幕到和談大門關閉，其間發生的事情是極其錯綜複雜的，筆者在此只能舉其大概言之。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歷史的許多細節的確造成了令人無限感慨的遺憾。



美國政府調停代表、美國陸軍五星上將喬治·馬歇爾。

如果政治協商會議能夠再嚴謹一些，與會代表特別是國民黨方面的代表能夠再負責一些，如果會後的一些誤會和摩擦能夠及時而有效地化解，也許和平能夠站穩腳跟。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歷史的發展具有很多必然性。數千年的中國文化造就了根深蒂固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觀念，也或多或少在近代重要歷史人物的頭腦中植下了不自覺的帝王之念，你死我活的鬥爭意識一定程度上令國家錯失了民主合作的機會。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歷史的確曾向中國人民開啟過和平民主建國的大門。中國共產黨確立的近期奮鬥綱領是新民主主義，政治協商會議的成果與中共的近期綱領有相當的差距，但是中共不僅接受了這一成果，而且作出了參與議會鬥爭、學習合法鬥爭的準備，展示了踐行承諾的誠意。中共要求在政府委員會中民盟共同佔有14席，擁有否決權，並不為過，這恰恰是民主聯合政



府的要義和必需。放棄這一原則，無異於把生命交給了別人。反之，國民黨在這一關鍵問題上決不讓步，也就充分說明了蔣介石的獨裁之心未死，並且仰仗手中重兵，寧願逼迫局勢走向無可挽回。所以，評價這段歷史，說國民黨本來並無誠意，也並非枉斷。

我們知道，二戰之後的英國，走上了工黨、保守黨輪流執政的政治道路。工黨是以社會主義為追求的政黨，並且在戰後30餘年中推行了極其深入的社會主義政策，說明國共合作、民主建國未嘗不可。追根究底，兩國文化底蘊不同，國民素養不同，造成的結果也就大異。